



1947年5月27日，农历四月初八，这天是临沂的小集。本该熙熙攘攘的街头，却不见商贩往来身影，赶集的人都涌到街头围观一名即将押赴刑场的女人。这女人二十来岁的年纪，反绑双手，双脚戴着镣铐，腿上满是鲜血，眼尖的人还看到有个木锥子硬硬地塞在她的下身。不少人认识这个受尽屈辱但依然斗志昂扬的女人，她就是临沂朱陈区的妇女委员、共产党人吕宝兰。

1924年，吕宝兰生于罗庄湖西崖村。吕家很贫困，靠父亲吕其太租种本村张地主20亩地为生。张地主挖空心思榨取佃户血汗，还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方圆十里的人们都叫他“张霸天”。

农闲的时候，吕宝兰常去找本家吕其昌玩。吕其昌急公好义，好为人打抱不平，有一身拳脚功夫，人送外号“飞毛腿”。后来吕其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在临沂城南成立了第一个工人组织“工友会”。吕宝兰常去工友会，听吕其昌讲革命道理。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和吕其昌一样行侠仗义，让老百姓不受有钱人的欺负。

1941年的秋天，吕家租种的田地因遇灾颗粒无收，“张霸天”却硬是带着一群狗腿子抢走了一家人准备过冬的口粮。吕其昌要拉着吕其太去找“张霸天”评理，胆小怕事的吕其太怕惹出大乱子，死活不去。没了生路，那年年尾，吕其太一家六口一路讨饭到了沐水县兴云区（现在莒南县），在兴云区杨家三义口村安下了家。

杨家三义口村是解放区，隶属滨海区抗日根据地。在这个村里，当家做主的不再是吆五喝六的地主豪绅，而是贫苦百姓。觉得换了天地的吕宝兰，义无反顾地投



临沂城解放，军民在城隍庙前举行庆祝大会。

吕宝兰，宁死不屈的“沂蒙山刘胡兰”

□本报记者 朱文龙 通讯员 朱洪涛

身革命。她进了识字班，参加了妇救会，并于1943年光荣入党。由于她大胆泼辣，工作出色，还被推选为兴云区妇救会会长。

在吕宝兰的影响下，觉醒了的老吕家人都加入了革命队伍。大哥吕宝秀参加了八路军，在部队立功受奖，当年就入了党。弟弟吕宝荣、妹妹吕宝桂参加了儿童团，站岗放哨，读书识字，明白了很多革命道理。

1945年9月，临沂城解放。组织选派吕宝兰返回家乡到朱陈区担任妇女委员，主要负责减租减息运动。此时的湖西崖村，情况复杂，斗争残酷。吕宝兰主持召开群众诉苦清算大会，对“张霸天”进行清算。吕其太、吕其昌带上民兵押着“张霸天”，潮水般涌向张家大院。佃户们抬着、扛着、拉着那些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回家，整个湖西崖比过年还热闹！

不久，一场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在沂蒙大地拉开了帷幕。吕宝兰他们采取强

硬措施，没收了“张霸天”等地主的土地，按人头分给了贫雇农，县政府还颁发了土地证，保障翻身农民的土地权，让群众吃了“定心丸”。

而这场改革，因为触动了“张霸天”等地主的根本利益，加剧了他们对吕宝兰等共产党人的仇恨。1947年，国民党集中兵力对沂蒙山区进攻，华东野战军主动撤出临沂。逃亡在外的国民党临沂行政督察专员王洪九等人勾结“张霸天”等地主，组织“返乡团”回到了临沂城，开始对地方党组织以及老百姓进行疯狂报复。王洪九更是叫嚣：“在临沂城不杀三千共产党员和土改积极分子，我王洪九誓不为人！”

面对形势的变化，吕宝兰和区上的同志们转移到湖西崖西面约20里路外的山上，一边隐蔽，一边继续开展革命工作。

1947年2月22日，按照与群众的事先约定，吕宝兰和同志们一大早悄悄潜回村里收军鞋，没想到被“张霸天”

的人给盯上了梢。为了不伤及群众，保护好大家辛苦做出的军鞋，吕宝兰和吕其太毅然决定引开敌人。由于敌众我寡，除背着军鞋早已隐蔽起来的2人外，其余同志连同吕宝兰父女在内，全部被俘，被投进了王洪九的杀人魔窟——临沂监狱。

在临沂监狱，吕宝兰受尽折磨。为了挖出共产党的机密和当地领导人的藏身之处，王洪九指使特务队用尽各种毒辣手段审讯吕宝兰：压杠子、灌辣椒水、火烧脚心、竹签钉手指，甚至用上了旧县衙留下的刑具。吕宝兰一次又一次昏死过去，但始终咬紧牙关不吐露一丝机密。

见吕宝兰不招供，王洪九又想出了个阴招，他用酷刑折磨吕宝兰的父亲、弟弟和妹妹，妄图逼吕宝兰开口。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家人被折磨得死去活来，听着亲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吕宝兰肝肠寸断。她眼含泪水，强忍悲痛，对王洪九等人破口大骂，并不断鼓励亲人不要向敌人屈服。

王洪九恼羞成怒，在吕其太、吕宝荣父子身上绑上大石头，抛进了滚滚的沂河里。紧接着，又对吕宝兰下了毒手，对其处以死刑，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。

被押赴刑场后，王洪九问吕宝兰招还是不招，吕宝兰看了看他，轻蔑地笑了笑，王洪九恼羞成怒，下令将吕宝兰的双乳割掉。在行刑的一刻，吕宝兰咬紧牙关猛地举起手来，怒视着敌人的枪口，依旧昂首呼喊革命口号。一阵枪响，年仅23岁的吕宝兰倒在了血泊中。

2010年，省妇联在全省开展了“70年山东妇女杰出人物”评选活动，烈士吕宝兰与沂蒙母亲王换于、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、乳汁救伤员的红嫂明德英一同当选，被山东省政府、省妇联评为“70年山东妇女杰出人物”，被誉为“刘胡兰式的女英雄”。



同姓“爷六个”

□种卫民

我们“爷六个”都姓种(chong)，这个姓在全国也不多见，它源于皇帝姓氏，后分出仲姓，历史上仲氏的一支因避难改为种氏。种字一字多音，因而念错姓氏者常有之。

1979年底，时逢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，“爷六个”从不同村庄，聚在微山湖畔的一个乡镇应征入伍。记得离开村子那天，我们胸戴大红花，既有锣鼓喧天送别的场面，又有“一人参军，全家光荣”的标语贴在大路口。“爷六个”被分配到一个团，部队驻扎在浙江金华一个叫罗店的镇上。罗店有双龙洞、冰壶洞等胜景，又特产火腿。是个好地方。

我们“爷六个”按族辈分相差四辈，其中我的平辈兄弟种道林（后排左立者），入伍第二年就考上了南京陆军学校。为了给他庆祝，“爷六个”高兴地选了一个星期天去金华市区照相、买纪念品、吃饭。那时候津贴费每人每月8元，我们五个人一共拿出15元来完成这次“升学宴”。这张合影照就摄于1981年的金华向阳照相馆。后来，族弟种道林不负众望，于1984年参加了老山战斗，历经血与火的洗礼，他和战友们紧紧守住了老山主峰阵地。

今年是建军90周年，我（后排中立者）又翻出当年英俊且青春无悔的人生瞬间。在平凡的岗位上，每当有人提起“军人”或“兵”这个称谓，便有一种自豪感涌上心头！

【史海钩沉】

两代帝师柯劭忞诗咏胶州大白菜

□崔建利

他曾花二十多年的时间写成《新元史》，他曾先后担任光绪、宣统两位皇帝的老师，他还曾任《清史稿》总纂、清史馆代馆长……他就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、史学家柯劭忞。柯劭忞虽系山东胶州人，但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外地就职，不过乡音乡情始终未变，特别是对胶州大白菜，更有数段咏诗、交友的轶事。

柯劭忞(1848-1933)，出生在胶州书香世家，父亲柯衡是清末名儒，母亲李长霞是胶东著名女诗人。柯劭忞7岁就能写出颇具文彩的诗句，16岁即考取生员，光绪十二年(1886)，会试中进士，遂入翰林院为庶吉士。他曾先后任光绪侍讲、侍读、国子监司业，亦曾短暂任宣统帝溥仪师傅(因乡音太浓，不久被更换)。清亡后退居家中专心学术研究，完成了包括《新元史》在内的一大堆学术论著，堪称近代大儒。其间亦曾被逊帝溥仪招为南书房行走(相当于皇帝的老师)，并赐予紫禁城骑马等荣誉。

辛亥革命之后，柯劭忞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位于西单太仆寺街的宅院，因为家中有一大片后园，长满野菜，柯劭忞遂自号“蓼园”。即使身居京城，柯劭忞的乡音乡情始终未变。一首《种胶州大白菜》，最能体现这位山东游子的桑梓情怀：“翠叶中苞白玉肪，严冬冰雪亦甘香。园官不用夸安肃，风味依稀似故乡。”这首描写家乡特产胶州大白菜的诗，收录在柯劭忞诗集《蓼园诗钞》卷五中。

大白菜古代又称菘，在我国各地均有栽培，而胶州大白菜在所有白菜品种中最为上乘，其中又以产于胶州三里河一带的最为纯正，以帮薄、纤维少著称。很多艺术家都将胶州大白菜作为重要的表现题材。作为地道的胶州人，柯劭忞吃着胶州大白菜长大，对胶州大白菜情有独钟。

自1886年考中进士移家京城后，柯劭忞在自家园中每年都要种上一些胶州大白菜。柯劭忞写《种胶州大白菜》一诗的具体时间不可考，但肯定是在他定居北京之后所作。从这首诗后两句看，柯氏所描述的显然是在京城家中所种的胶州大白菜。诗中展示的离乡游子那份乡土情结，表达的对胶州大白菜的那份由衷赞美，可谓淋漓尽致。柯劭忞的这首诗可与后来李苦禅大师画的水墨写意《胶州白菜美》相媲美，堪称山东人赞颂胶州大白菜的诗画合璧。

柯劭忞每年种的胶州大白菜除了自己食用外，还经常馈赠给亲朋好友，其中包括柯劭忞的进士同年、曾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。徐世昌和柯劭忞都是光绪十二年(1886)进士，同在翰林院任职多年。尽管柯劭忞对徐世昌“以清太傅而仕民国”的行为颇有微词，但在生活中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交往和友谊。柯劭忞住在京城西四一带，徐世昌住在东四一带，每年秋冬之交大白菜收获之后，柯劭忞总要送一些给徐世昌，有时还互相索诗记趣。徐世昌现存诗歌中就有四首诗提到柯劭忞的胶州大白菜。

如一首《简柯风孙索胶州晚菘》：“老树荒苔十亩官，为农为圃说家风。晚菘若种胶州种，分与蓬门种菜翁。”诗中的徐世昌自称“种菜翁”，却盼望能分享到柯劭忞种的胶州大白菜。另外两首《柯风孙同年馈自种晚菘索诗》和《风孙许馈嘉菘久待不至作诗询之》，不用看内容，仅从题目就可感受到两人之间的“大白菜”交往虽简淡却不俗气。更有趣的是这首《胶州之菘著闻海内。曩余岛居时已饱尝之矣。柯学士凤孙胶产也，馈余自种晚菘，风味绝佳，为畿辅诸菘之冠，当是胶州种子。学士自朝政变更后，杜门著书，辟荒园种菜自给。顷馈菘索诗，已答一律。复成长篇以贻之》诗，不仅全诗篇幅长，题目也很长，几乎就是一篇小文言文，将胶州大白菜和好友柯劭忞的生活状态及品操作了简要介绍，堪称柯、徐二人胶州大白菜交往的一段佳话。

【乡村琐忆】

织箔

□韦钦国

立秋三天遍地红，高粱开始成熟，天气冷热合适，高粱秆硬度、湿度刚好用来织箔。而霜降之后，粮食归仓，人们就有了闲暇，到了织箔的好季节。

通俗地说，箔就是用高粱秆做成的大帘子。织箔时每次取两三根高粱秆，紧靠木棍放置，间隔用经子以“8字”形状缠绕——经子的两头缠在砖头上，依靠重力的自然下垂将已经织好的部分进行固定。然后再放两根高粱秆，再次间隔以“8字”形状缠绕，如此反复，直到织到需要的长度为止。一个有经验的成年人从纺经子开始，织一个大箔需要一整天。

上世纪80年初期，每年秋收以后，不少人家就在屋里或院内将箔立起展开圈成圆柱形，下垫防潮物件，将干花生、地瓜干、玉米棒子等存进去，以油毡或塑料覆顶，就成为(箔)囤，通风透气，只要没有雨雪浸入，里面的粮食可保存到来年春天。

许多人想不到的是，箔在婚姻中还曾起过独特作